

战争的距离

刘岚雨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伊朗

一、停电与空袭

去年5月中旬某日的晚8点左右，我所居住的德黑兰米尔达马德的东部街区突然断电，当时我和我的邻居T君正在房顶挥舞着战绳¹。看到不遥远处刚才还灯光明亮的央行大楼突然暗下来，T君放下手中的战绳，叹道：“诶，停电了！”相较于T君的惊讶，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来电。在向T君询问后，她给我的回答是至少两个小时，甚至可能整晚都不会来电。

我对T君的回答持怀疑态度。从我过去长期（两年半左右）在这一街区的生活经历看，这里晚上从未停过电。即使是在盛夏用电高峰时期，德黑兰很多街区会出现长达数小时的断电，这里也较少出现断电现象，而且一般是在下午一点至两点间。该街区之所以停电少，是因为这一街区是伊朗的金融中心之一，伊朗央行也位于此，政府自然会优先保证这

1 战绳又称格斗绳、力量绳或大绳，是一种健身器材，使用该器材进行锻炼有助于提高身体协调性和肌肉力量。

里的电力供应。所以，我内心并不赞同 T 君的判断。于是，我好奇地向 T 君询问她回答的依据。

T 君稍显激动地对我说：“今天停电之前没有任何通知，说明不是正常停电，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或以色列要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政府不知从哪得到了消息，为了防御空袭，政府采取突然断电，防止对德黑兰重要目标物的打击。所以到天亮之前可能都不会来电。”

T 君的回答着实激起了我的兴趣。我本以为她会像我见过的多数伊朗人那样抱怨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的低效和不负责任，抑或用讽刺的口吻说一句“这里是伊朗”，却万没想到她会吧停电和战争联系起来。

我又向她进一步发问：“那至少两个小时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呢？”

T 君说：“咱们的这个街区归阿格达西耶那个电力局管，现在又堵车，赶过来到修好怎么也得花两个小时。”

她的这一回答又回到了我可以接受的常规逻辑，那么合理，却又那么枯燥，远不如第一个新鲜。结果，二十多分钟后来电了。T 君并没有因为迅速来电而感到快乐，相反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或许是因自己的判断失误而感到尴尬，抑或是因回到合理、枯燥的现实感到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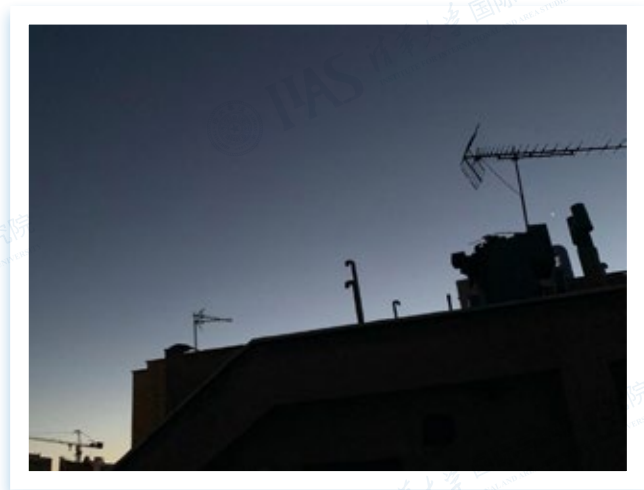


图1 停电后的米尔达马德街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黑烟与敌对破坏

今年1月初的一个黄昏，我和H君走在位于山丘之上的国家图书馆外，天空通透，万里无云。突然，H君指着东边，说：“发生了什么？！那里怎么有黑烟？”我朝他指的方向定睛看去，确实有一股淡淡的、正在散去的黑烟。

“又发生了爆炸？以色列干的。”他继续说道，“让我看看BBC。”之后他打开Telegram中BBC波斯语的主页，紧张地翻查着刚刚更新的消息。在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报道后说：“还没有任何相关报道，可能才发生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报道。”

H君的担忧并非毫无来由。过去一年中，伊朗多处发生蓄意纵火，旨在制造国家的危机景象。此外，之前发生的伊朗核设施爆炸、核物理专家被暗杀、德黑兰军火库爆炸、炼油厂火灾，这些也都被认为是以色列所为。

我问 H 君：“这回爆炸的又是哪里呢？”

“现在看是从东边的山里冒出的烟，那有可能是军火库，为了防止空袭，很多军火藏在山洞里。”他猜测说。

“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炸那里呢？”我问道。

“可能是要趁特朗普还在任上对伊朗开战吧，在开战前先打掉军火库，为美国登陆作战做准备。”他回答说。

然而直到第二天 T 君都没能在任何新闻报道中找到与黑烟相关的任何报道。第二天，T 君颇为尴尬地对我说：“昨天看到的黑烟可能是农民在焚烧秸秆。”

三、乌克兰坠机事件

2020 年 1 月 8 日，为报复美军在伊拉克刺杀伊朗圣城军总指挥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在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动了名为“烈士苏莱曼尼行动”的报复性导弹打击。在报复打击后不久，伊朗革命卫队的两枚导弹相继误击了从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不久的乌克兰国际航空 752 号航班客机，造成 176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中大部分为伊朗人。

事后，伊朗革命卫队空军总指挥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指出造成误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度紧张备战状态下的人为失误。哈吉扎德在去年 1 月 1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最后很遗憾，因为一个人的仓促决定，导致了一个巨大悲剧的出现。”

客观而言，外界很难相信客机误击是因为高度紧张的全面备战状态所导致的。一方面，从伊朗对美国进行报复的整个过程和结果上看，伊朗在对美国进行报复时已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招致美军报复的可能。首先，伊朗从声称报复到实施报复中间隔了五天之久，给美国留足了时间进行防御和人员撤离。其次，在这五天里，伊朗相继通过瑞士和伊拉克向美国传递了报复目标的范围。最后，从结果上看，此次报复没有造成任何美军和伊拉克人的死亡，没有给特朗普政府任何开战的借口。既然伊朗在报复时就已经规避了美国报复的可能，事后又怎么会感到高度紧张呢？甚至导致一名士兵的失误呢？另一方面，误射一枚导弹尚且可以说是因为失误，但是误射两枚导弹显然有蓄意而为之嫌。

四、战争的近距离感

如果我们将 T 君、H 君的故事和乌克兰坠机事件放在一起，或许可以找到理由说服我们相信哈吉扎德所说的误击是因高度紧张戒备所致。从 T 君（家庭主妇）和 H 君（管理学本科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普通伊朗人的他们对战争的距离感很近，他们倾向于将任何突发的负面情况归为军事斗争的结果或先兆，营造出一种战争的即视感。同时，对战争的近距离感使得他们对于潜在的战争存在高度的警备，并可能对其作出过激的反应。就客机误击者来看，由于其职业属性，他在日常生活中对战争的距离感应该比 T 君和 H 君更近，而且当时又是在高度备战的状态下，留给他的判断时间又只有几秒钟，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失误，作出过激

的反应（即连续发射两枚导弹）倒也情有可原。

理论上讲，战争的近距离感可能会导致个体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与稳定；另一种是加强自我警备。两种倾向之间往往并不矛盾，往往会同时出现，呈现出心理上反战与行动上好战的矛盾性。对于这些个体而言，不管他们热爱战争还是憎恨战争，战争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和选项，他们必须去面对，甚至对其进行使用。因此，战争总是萦绕在这些个体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或许这也是伊朗人在地区内很容易展开军事介入的原因，因为战争就是他们身边的日常话题和常见手段，远非遥远的可怕仪式。我甚至感到 T 君和 H 君常常自我陶醉于战争的近距离感之中，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心跳加速，看到变革将近的希望。

五、对于战争的记忆

T 君告诉我，他之所以感到战争离自己很近，是因为他对战争的长久记忆。尽管 T 君真正亲身历经的战争只有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但是他却感觉自己自始至终都在经历战争。

“是，我们在两伊战争后是再没有卷入到什么战争中去，但是我们伊朗人一直被战争所包围。一会儿是阿富汗战争，一会儿又是伊拉克战争，紧接着又是叙利亚。这些战争都是一下子就发生了，而且都在我们身边。美国和以色列也天天嚷嚷着要进攻我们，我们一直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 T 君说道。



图片 2 伊朗神圣保卫战（两伊战争）纪念碑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来自伊朗阿瓦士的中年人 M 君也有过类似表述。2017 年 12 月的一天，在 M 君聊起战争的这个话题时，他对我说：“对于我们伊朗人，尤其是我们南部人（和伊拉克相邻的区域），战争是件很近的事。比如伊拉克突然就入侵了伊朗，天上不断有飞机飞过，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不知道是伊拉克的战斗机，我和小伙伴们还高兴地朝着飞机挥舞手臂。之后，战争的消息总是不断：美国入侵了隔壁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爆发，叙利亚内战，战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在 T 君和 M 君叙述时，我感受到的并非是对伊朗人民历经战争并长期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同情，相反是一种平常感，甚至是偶尔流露出的自豪感，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是很难理解的。由于我的战争距离感很远，所以对战争的看法会理想化，不是对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就是将其想象成为实现荣耀的“神圣仪式”，但总的而言战争在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仍然很少。而对于很多经历过两伊战争

的伊朗人而言，战争的距离感很近，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战争是他们克服过的苦难，让他们难过而又感自豪；战争也是他们未来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担忧而又有所期冀。

责任编辑：熊星翰 文字审校：董慧